

考察干部

楚荆／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K
A
O
C
H
A
G
A
N
B
U

考察干部



N B U

■ 楚荆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察干部/楚荆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80647-442-0

I. 考... II. 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3746号

书 名:考察干部

作 者:楚荆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

字 数:18万

印 数:1—4,000

版 次: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18.00元

ISBN 7-80647-442-0/1 • 300

邮政编码: 330006

电话号码: 0791-689479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尹凡本来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会去喝酒的,可是架不住吴心仁的左说右劝。吴心仁说,知道你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小心又小心,要把尾巴夹得紧紧的;知道你的性格不喜欢在这样的时候张扬;知道你已经回绝了许多的邀请和应酬,包括你们学校领导准备专门为你举行的宴席。可我们是谁跟谁呀?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同学、老乡、又是好朋友不是?而且说实在的,从进高专那时起我就崇敬你,崇敬你的人品、崇敬你的学问!现在看起来,我的崇敬是崇敬对了,现在的你更加值得我们这些同学们崇敬了。尹凡说哪里哪里,你太肉麻了,吴心仁却还不住口,又把更多恭敬和奉承的辞藻堆在了尹凡的身上。最后,吴心仁拿出了杀手锏。他说,吕丽娜她想见见你,她已经好久没见到你了,你不知道她对你的心情!

吴心仁说这番话的时候,很留心地看着尹凡,见到他的表情有了微微的变化,脸色不再那么板,知道尹凡终于被自己说动了,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接下来说:“跟你说实话吧尹凡,我前面说的那些恭维话不假,不过我也有一点私心,想和你这位未来的组织部领导建立更加巩固的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尹凡捶了他一下：“谁是领导？你才是领导呢！依我看，我们的友谊本来就算得上牢不可破了，你过去对我的关照我一直记着呢。今天我可不是摆架子，实在是因为……”

吴心仁：“过去的事就不用提了，我们向前看。你进了组织部，你的前面一片曙光，我们心里也亮堂堂；你的顾虑我也理解，今天嘛，就是同学们在一起会会面嘛！”

尹凡：“说了是同学聚会，也只能是小范围的啊。除了吕丽娜，还有谁？”

吴心仁：“还有就是巫军了，别的人我也不敢多叫。”

尹凡研究生毕业时，由于没关系，没能留在省城，只好回母校，可谁知回母校高专教书，竟也结结赖赖，亏得吴心仁大包大揽，找到巫军帮忙，那时学校正好有个债务方面的案子在巫军手上，巫军借办案的时机与学校一说，学校才开了绿灯。所以尹凡心里一直觉得欠巫军的。

尹凡点点头：“那好吧！既然你这么热心盛情，我就不再坚持——不过地点可一定要秘密一些啊！”

吴心仁：“这你就放心吧！在这个时候，我绝对不会为你制造麻烦的。”

他们现在说话的地点是在河阳市师范专科学校尹凡的单人宿舍里。就在前一段时间，尹凡还正为了公务员考试的事忙得团团转。那可真是一次紧张的冲刺，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尹凡作为高专的教师，学的和教的虽然都不是政治专业，但他毕竟是 H 省大学毕业的社会学研究生，文科专业嘛，只要真正学进去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因此，尹凡一报名，同事们就认为他有比较充分的把握。不过，尹凡自己虽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却不敢有丝毫的麻痹轻敌。不考则已，既然报了名，就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因此，他到人事局考试中心将有关的复习资料全部买来，把自己关在宿

舍里好好地熬了一个月。结果他以总分 378 分,高出平均分 100 多分且名列第二的成绩入围。在面试当中,他发挥他当大学老师,有较好的口头表达和应变能力的优势,又博得了主考官们的赞赏。最后的考察,本来他还担心,自己要离开这个学校,校领导们是不是会心怀某种说不清楚的情绪而对自己表示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无论是书记副书记还是校长副校长,几乎异口同声地对自己在学校的表现进行了赞许。最后,他的综合考评分依然是高居第二。在调配所有最终录取的公务员岗位时,尹凡被组织部门选中,并分配在令人瞩目的干部科。尹凡的心情自不用说,他是高兴的。当然在这高兴当中还包含着某种隐隐的怅然。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往深里去多想。

考试完了,等待考察和录取的时间是漫长的。在这期间,尹凡几乎回绝了一切的应酬和交往,他还是照样上他的课,在讲台上讲他的社会学概论。但在他知道了考察的结果后,他的心里已经情不自禁地在向这所他上过三年学、教了两年书的学校做着告别了。今天上午,他终于办完录用手续,等着过完明后天的双休日正式上班。一切大功告成,他先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是后天就要到组织部上班,这个星期就不回去了。后来,他又忍不住给吴心仁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已经报到的最新消息告诉他。谁知吴心仁果然热心,一放下电话马上就赶来他的宿舍,和他讨论起要给他举行庆贺聚会的事情。

组织部门是个充满神秘的部门,外面多少人对组织部门抱着好奇、猜测甚至窥测的心理。尹凡从一个局外人一下子就要进入到这个部门里去,他的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和紧张——尽管他学历高、读书多也不例外。说实在的,他是不想因为吃饭这样一类小小的事情而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是,吴心仁这么热心,老远从乡里赶过来,坐在他这里费了一下午的口舌,作为多年的同学和

朋友，他很感动。加上报了到，板上钉了钉，心里多少也松弛了一些，他便不再固执，满足一下吴心仁的心愿，也免得日后被这么亲密的老乡、同学加朋友讥为“一阔脸就变”。

吴心仁就在他的房间里打手机，先拨巫军的。吴心仁拨通了巫军的电话：“喂，巫军吗？我是吴心仁，你好你好。今晚有空吗？什么？你问有什么事？好事呗！请你吃饭的好事。请你吃什么饭？你猜猜看。不对！还不对！对了对了，就是尹凡的事。说明你还是关心老同学呀！对，对，今天报的到。晚上我请客，小范围，范围绝对不能大，这是尹凡的意思。你理解？理解就好。晚上六点整，在……在……”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想地方，“就在雅园酒家吧，那儿僻静。对，六点。你可准时啊！车吗？车我有，就不麻烦你了。”

拨完巫军的电话，吴心仁就拨吕丽娜的电话。看起来吴心仁和他们平时少不了来往，他们的号码吴心仁的电话本子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吕丽娜的手机开始拨不通，占线。等了几分钟，吴心仁再拨，这回通了：

“喂，你好！我是……哦，听出来了？这真是一日同学一世情啊。好，好，不开玩笑，说正经的！正经的就是晚上请你吃饭！什么？不是我请客，是尹凡。对，对！你一定来啊，在雅园，雅园！”

关上手机，吴心仁吐出一口气：“好，搞定！”

尹凡说：“我回来两年，和他们这些同学还真的见面不多。只有你，一年还见上两面。”

吴心仁：“你在学校里，那是书斋，一方净土，”他站起来，在尹凡的房间里踱了几步，“你看看你这些书，”他用手指着尹凡的书架，“我们毕业这么六七年，老师教的那些东西差不多都还给他们了。”

尹凡：“可是，你们对世道人情，可就比我了解多了！”

吴心仁：“从今天起，你也进入了政界。凭你的聪明才智和你的学历本钱，只要把握好了，说不定有青云直上的机会在等着你呢！”

尹凡：“说哪里话？我八字还没一撇，摸不着头脑呢。”

两人又随便聊了几句，吴心仁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吧！”说完，便一起走出了门。

吴心仁自己开来的一辆破吉普车就停在尹凡的楼下。两人上了车，吴心仁打了两下油门才打着火。然后他一踩油门，吉普车“呜”地一声跑了起来，七拐八绕，来到靠近江边的一条路上，在“雅园”门口停了下来。

吴心仁先下了车，尹凡则在车上隔着玻璃仔细察看了一下周围的人，确信没有自己认识的人在场，这才动作轻悄地下了车。吴心仁知道他的想法，宽他的心说：

“你一天到晚关在学校里，政界和社会上的人都接触很少，没什么人会认识你。这儿离学校路不算近，你们学校的领导哪儿会到这里来？那些有资格当考官的人和组织部干部对这属于‘大众美食’的地方，是不会沾边的。别人请他们吃饭，一般都得去星级酒店或高级饭店。到了这里，你就权且放宽心吧。”

尹凡只好装做不再在乎的样子，挺着胸和吴心仁一道进了“雅园”。

吴心仁点了二楼一个叫“芳草地”的包间，然后对尹凡说：“你先上去，我打个电话催一下他们，在楼下等他们一会儿。”

尹凡在酒店礼仪小姐带领下上了楼，进了包间。又有一名服务员给他倒上茶水，又打开电视机，问他是否现在点菜？他做了个“等等”的手势，服务员便先出去了。

尹凡看看表，时间到了5点45分，离六点还差15分钟。他边

看着电视机里播放的 MTV，一边想象着等会儿和吕丽娜他们见面的情景。

他自从研究生毕业后，为了分配问题，和巫军倒是见过几面。巫军在市公安局下属的刑警大队工作。他老爸原来是市公安局的一个科长，在巫军高专毕业前，就替他找好了进局里工作的路子。巫军到了公安后，一干居然就有六七年了，而且现在也弄到了个副大队长的职位，可谓是子承父业吧。吴心仁则是因为家里没有丝毫背景，晓得毕业分配像他这种人找地方难办，于是就“响应组织号召，到基层去挂职锻炼”，去离河阳市十几公里的一个乡做村主任助理。锻炼了一两年后，又调到乡里。由于有大学文凭，又年轻，在上次换届时符合杠杠，也提拔为乡里的副乡长了。至于吕丽娜，听吴心仁说她的情况还要更好一点。吕丽娜父亲当年是市委的秘书长，吕丽娜在高专毕业时，被分配在市农业银行搞政工，一年以后就当上了农业银行的机关团委书记，然后是行里的团委副书记、书记，现在已经是正科级干部了。自己嘛，毕业后在老家的县城教了一年的书，然后考研，现在虽然研究生毕业，但去年评职称时，由于他自视清高，没有去领导家拜访，居然连讲师都没给他，还说要他多向系里其他年轻人学习。所谓“其他年轻人”，无非就是大学毕业没读研究生就分到高专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少读几年书，工作的时间自然就多了几年，学校居然就用“他们资历更老”来压自己。虽说是回到母校工作，可他心里感觉母校对自己培养的学生反倒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味道，并不是十分的看重。而且，他一直想把老婆调到河阳市来，可他找学校、找有关部门，净碰钉子。一名普通老师，想办成这一类事，简直比登天还难。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他下决心借考公务员的机会离开学校的原因。他回河阳工作后，同学们聚过一次会，不过那一次正好吕丽娜出差在外，没有碰上，今天吴心仁一提吕丽娜，倒真使尹凡动了想见她一

面的念头。

尹凡虽然是研究生毕业，在学历上比过去的高专同学高出了两个档次，可今天要在一起聚会的三位同学却已大小都是官儿了，因此他心里还有些说不清楚的味道，不知该怎么摆出自己的姿态。

他正胡思乱想着，就听门外吴心仁、巫军亲热而又带着相互间调侃的说话声，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正要开门，门已经被礼仪小姐先推开了。礼仪小姐还做了个“请”的手势，吴心仁对她微微点个头，便领着身后的两个人进来。

巫军抢上来跟他握手，口里还不断说着：“祝贺，祝贺！”吕丽娜则站在吴心仁的身后，微微含着笑对尹凡点头。

尹凡指了个位子让巫军坐下，然后看吕丽娜。只见她穿一身淡紫色镶银绦的套裙，衬托得身材窈窕颀长，杏仁一般的两只眼睛，水波流盼，面颊上两个酒窝，只要微微抿起嘴，就清晰可见。尹凡的第一印象是：她依然如从高专毕业时那样好看。只是，过去少女的清纯化作了成熟的风韵，令人别有一番品味在心头。

吴心仁生怕他们两个见了面会有什么迟疑，从而弄出尴尬，赶紧说道：“吕丽娜，上次聚会，就你不在，弄得大家很扫兴，这次就是要请你来作补偿的。”

其实，吕丽娜并不用他操心，经过这些年的工作锻炼，她应对各种场面已经很熟练了。她在进来的一刹那，也就几秒钟的时间里，就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她大方地向尹凡伸出手去：

“你好，硕士先生！同学见面可不太容易呢。”

她这话，既显得亲热、随和，又不会太亲昵，吴心仁在旁听了，笑说道：“你说话的尺寸，就像事先量好了一样。”

尹凡与吕丽娜握了握手，也只笑着说：“难得难得，毕业后，我们的确还是第一次见面。”

等四人都落了座，吴心仁点了菜，然后问喝什么酒？尹凡和吕

丽娜都摇手说不能喝，吴心仁把目光投向巫军，巫军则说要开车，最多喝点红酒，于是就按照巫军的意见，点了一瓶长城干红。

酒、菜上来后，吴心仁首先举杯：“来来来，为尹凡的喜事干杯，为我们的团聚干杯！”说罢，将酒一饮而尽。

尹凡也是一杯见底：“我前年能回到河阳来工作，还多亏了巫军和心仁呢。”

巫军忙摇手：“尹凡你还提这事就没太大意思了。”

大家喝着酒，就聊起来了，从这次的公务员招考到各个人的前程；从当学生的日子到社会风气……毕竟是老同学在一起，而且大家过去的交情都不错，所以酒桌上聊得还挺痛快，气氛相当融洽。尹凡的感觉也就越来越好起来，心里再没有一点不自在。喝到后来，吴心仁忍不住又把话题转回到尹凡身上，说：“别看我们从政的时间早一些，我看将来最有前途的还是尹凡了。”

尹凡笑着反驳：“你们都已经颇有官场经历了，只有我还刚刚起步，我跟你们学上几年还差不多。”

巫军说：“心仁的话说得对的。别看我们现在有了个鸡毛蒜皮的官，其实这在官场上啥也不算！你现在一下就进了组织部，还在干部科。那地方可是专门给领取乌纱帽的人发放通行证的，还能亏待了自己？”

吕丽娜喝了点酒，腮上已经有些绯红。她笑着说：“你们男同胞就是这样，一谈就谈到了做官上面，而且说话一点也不含蓄。”

巫军马上说道：“吕丽娜，我们也不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娃娃，还有多少空洞的激情，见面谈的当然是现实主义的话题。何况又是老同学在一起，讲究那么多含蓄干什么？”

吕丽娜说：“我是说，我看尹凡的才气还在他的笔头和学问上，他可不像你们，早已经放弃书本和学问，成了官场圣斗士了。”

吴心仁接过话来：“现在是竞争的社会，我赞成尹凡的选择。

他的学问够多了,问题是只把它藏在书斋或用在课堂上而不是用在实践中,未免可惜了。”

尹凡则说:“差不多连续读了十几年书,我也想变换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状态,至于其他方面的东西现在还来不及多想。”

吴心仁说:“走上了这条路,以后你不想也得想,”他接着说,“同学们里面,目前还算我们几个混得稍好,以后我们就得互相关照了。我这里有个‘六铁’理论,奉献给大家。”

吕丽娜忙问:“什么‘六铁’理论?”

吴心仁张了张嘴,说道:“吕丽娜你可别觉得我吴某人低俗啊!”

巫军便催他:“是不是又在乡下搜集了段子呀?快说吧你!我看吕丽娜不会那么缺乏承受力的。”

吴心仁便说了:“现在干什么都不得靠关系吗?什么关系最铁呢,有六种,那就是,‘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上过床,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

巫军回味了一下:“好,的确说得真好!你这个‘六铁’理论还真的有点道理。”见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举起杯子,“咱们是一起同过窗的,把剩下这点酒,干了!”

大家把杯中酒都喝了,然后起身下楼。楼下大厅里,来就餐的客人走得都差不多了。出了“雅园”的门,巫军说:“用我的车送尹凡回学校去吧。”

吴心仁则说:“不用了,还是我来吧。你的警车开到学校门口,那看门的还以为学校又出了什么案子呢!”

分手前,尹凡和巫军、吕丽娜再一次分别握手。他觉得,巫军的手阔大有力,而吕丽娜的手却那样柔弱无骨。临上车时,他用很快的速度再次瞥了吕丽娜一眼,发现她的眼睛里似乎有一星火花样的东西转瞬即逝。吉普车发动了,尹凡从车的后视镜里看见吕

丽娜朝巫军挥了下手，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一辆淡黄色轻骑……

回到宿舍，尹凡打开灯，看看表，时间刚到九点。按照过去的习惯，每天到这个时候，正好是他开始看书的时间，可是今天，兴许是喝了酒的原因，他的脑子很兴奋，却一点看书的兴致也没有。他感到口渴，拿暖瓶倒了点开水，才喝一口又不想喝了。他干脆匆匆洗了脸上床睡觉，可关了灯又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吴心仁一下午的张罗，想起他曾经说过的关于吕丽娜对自己似乎依然存在的某种感情，但今天见到吕丽娜，却怎么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吕丽娜行为举止和谈吐都非常得体有分寸，而且整个给人一个工作顺利、生活充裕的感觉。吕丽娜嫁的老公是他父亲一位老上级的公子，一直在省城开着一家私人公司，据说生意做得还挺大。按时下的标准，一个女人该得到的她差不多都得到了，她没理由不幸福的。尹凡感到今天吃这顿饭，除了老同学见面这层意思，并没有更多的东西，可是他又想起吕丽娜临分手前眼睛里闪过的火花，那代表了什么含义？至于巫军，托老爷子的福，也算一个生活得意之人，不过他一直就没有什么过高的追求，在公安呆了这么些年，看来他早就把书本之类的劳什子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而身上的义气和豪气倒是显得更加浓了。尹凡又想起在高专读书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女同学里面最仰慕他的才华的就是吕丽娜，可是他却认为吕丽娜那过于漂亮的外表有近似于花瓶的感觉，但他心灵深处，却是一种他自己也没有认识到的自卑，而这种自卑是在他结了婚之后才敢对自己承认的。吕丽娜，他仔细回想着吕丽娜今天晚上的一笑一颦，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情绪。他爬起身，把那杯水一口喝净，然后又躺倒，心里想：明天星期六，干脆还是回一趟家吧。

公共汽车从河阳市出来，一路都是新修好的马路。现在的公路比起前几年尹凡读研的时候是好多了。那时候不用说河阳市，就是他放完假开学回省城，路上也是颠颠簸簸的。大约行驶了两

个多小时，班车开到阳谷县城，尹凡下了车径直朝自己家里走去。

说是自己家，其实他是住在岳父的家里面。岳父是县中退了休的高级教师，原先一直带高中班的，自己当初就是他的学生。尹凡自己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在离县城还有大约 10 公里的泉下村。高中时他住校，每星期回一次家，星期天下午步行两个多小时又赶来学校。高考前那个学期，岳父（那时还是娄老师）为了让他不耽误复习，周末经常让他到自己家里住，同时对他进行辅导。虽然高考时他发挥得不算太好，仅考上了高专，可娄老师依然十分高兴，因为那时他们这个贫困县能考上大学的还是凤毛麟角。而且娄老师在家总是对师母（而今却是岳母）说：我看这个孩子将来是能成大材的。你别看他父母都是农民，可他禀赋好，天资聪敏，人品也端正，是棵很好的苗子呢！尹凡高专毕业分回县中，又和娄老师在一个教研组，后来娄老师就成了他的岳父。他回到家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掏出钥匙开门，邻居见他来了，赶紧去告诉了他岳母，他岳母正在别人家里打“卫生麻将”，听说女婿回来了，急忙赶了回来：

“哟，你回来了？听虹儿说你这个星期不是不回来的吗？我还以为你真的不会回来了呢。”

岳母说的“虹儿”就是他妻子，名字叫娄虹，县师专毕业后分在一小教小学二年级。

岳母又说：“虹儿去一个学生家里家访去了，你爸——”由于岳父母就娄虹这么一个女儿，自然对女婿看得就特别重，加上老听老伴说尹凡将来一定有出息，岳母差不多就直接把他当儿子看待，“你爸他又上街溜鸟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边说，一边就张罗，“你坐了这么久的车，饿了吧？我给你下碗面条！”尹凡正想说吃了早饭上车的，到现在还没饿呢，可岳母已经下到厨房里去了。

不一会儿，岳母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面条上搁着鸡蛋，

撒着香喷喷的葱花。岳母说：“吃吧，快吃吧！跑这么长时间路，饿坏了！”说完，又拿起篮子，“以为你不回来，家里没什么菜，我出去买点菜就回来。”刚出门，又回过头来，“你边吃，别急，老头子过一下就会回来的。”这才挎着篮子快步走了。

尹凡虽然肚子并不太饿，但“女婿大似儿”，岳母每次都这么热情，这份心意他不能不领。他“呼哧呼哧”几下把面条吃完，正好娄老师就回来了。

娄老师一见到他：“你回来了？不是说已经报了到，后天就要到新单位上班吗？”

尹凡见到岳父，忙站起身：“原来想做点准备，可看看其实没什么要准备的，无非带枝笔去上班就行了。我就还是回来一趟。”

岳父到阳台上挂好鸟笼子，又回到客厅：“你们年轻人呀，书读了不少，可心里还是浮躁哇！”

尹凡知道岳父对他考公务员并不太赞成。岳父虽然书教得还算好，可他像所有清高的知识分子一样，有点梗，有点拗，也有点迂，总觉得天下万事，“唯此唯大”的是学问，官场里面总有点污浊和不清不楚。但尹凡一般不会去和岳父争执。他说：

“到机关去，也是从新的角度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嘛。我学的是社会学，不能老在书斋里不接触社会。到了新的环境，我也不会完全放弃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

岳母回来，买了一些卤菜，还有鲜鱼和肉，马上下厨忙开了。

又过了大约半个来小时，娄虹回来了，她看到尹凡，只似笑非笑地点点头：“来了？”便转身对父亲说，“老爸，真是拿那个家长没办法。他儿子小小年纪就偷同学的东西，他还护着自己的儿子，说老师一点小事，就喜欢大惊小怪，那东西又值不了几个钱。还说我打了他孩子一巴掌，这事两抵了。真把我气得！”

娄老师看着女儿的样子，摇摇头：“方法，教育学生最重要的是

方法！方法不对，效果当然不会好喽。”

娄虹见父亲像在批评自己，心里便不悦，撅起嘴说：“方法方法，现在的学生可不比过去，有的人你再多的方法他也软硬不吃，你有什么办法！”

菜上齐了，岳母拿出一瓶开过的红酒：“你们爷俩喝杯酒吧，”她又专门对尹凡说，“时间太急，就几样菜，随便吃吧。”

娄虹便说母亲：“都几年了，又不是客人，妈，你干吗老是拿他当客人待？！”

岳母笑着说：“哪里是当客人待？尹凡一个人在学校里，伙食哪有家里的好！”

娄虹这时才对尹凡说：“马上就要上班了？”

尹凡：“既然定下来了，那还能老拖着？”

娄老师这时又说了：“我本来是不主张尹凡去考什么公务员的，在大学里当老师，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不也满好的嘛。真搞不懂，年轻人为什么非要到官场上去混。”

娄虹反驳父亲：“你老观念不知道，现在做学问都要和官场结合起来才更能够出成果。何况，尹凡有了这个机会能到组织部去，我的调动恐怕就容易得多了。要不然，凭他这样在学校里，那我差不多得永远呆在阳谷这破地方了！”

娄老师：“看你这个样子！国家有政策，两地分居的问题应当解决，无非是早晚的事嘛。”

娄虹：“哼，早晚的事！你问问尹凡，现在不管办什么事，哪怕就是符合政策，雁过拔毛不说，最后成不成都不一定！像我们家这样没有一点权力的，办点事难着呢。”

娄虹的母亲在一旁说：“你们父女两个，在一起就拌嘴。娄虹啊，你还说现在的学生不好管，你就不尊重你父亲嘛！”

尹凡想岔开话题：“我两个多月没回来，从河阳到县城的路修

得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汽车好走多了。”

娄虹马上接嘴：“那是！县里到河阳，上级领导下乡常要走的嘛，修好这条路，那叫‘形象工程’。从县里到乡里的路你走走看，还不是一颠一颠的。”

下午，尹凡在床上睡了一觉，起来时已经两点半了。娄虹吃过饭就出了门，说马上期中考试，班上有一批测验卷子要赶着改出来。娄老师则又和他一帮老伙伴去交流养鸟种花和健身的经验去了。尹凡对岳母说要回自己父母家看看，岳母问：“今晚回来吗？”

“回来。”

“代向两位老人问好啊！”

“好的！”

说完，尹凡骑了一辆自行车就出去了。

现在正是入秋的季节，从县城出来，就到了一片旷野。田野里是刚刚收过稻子的稻茬，在田里赶活的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寥寥几个人赶着牛在远处忙碌着。一大群麻雀飞落到一块地头，在那儿“叽叽喳喳”一阵，又“轰”地一下飞起，朝另一块地头飞去。

出县城的路果然像娄虹说的，走了不多远，就变得坑坑洼洼，自行车在胯下一蹦一跳的，坐垫硌得屁股都有些疼。十几公里路，过去读中学时一趟要走两个多小时，骑自行车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进了家门，爹妈都在，没出去。见到儿子回来，父母自然高兴。尹凡爹妈生育了两个儿子，尹凡考上了研究生，成了村里学问最高的人，令村里所有的家庭羡慕，也使父母亲十分地自豪。只是，老大分在城里工作，家里少了劳动力，只靠老二小两口上二老家帮忙，种田还是仅能维持温饱，吃穿以外的用费就难以解决。尹凡只好隔三岔五地给家里一点钱，三五十元百把元不等，一方面补贴二